

Im
Weiten Land
Der Zeit

文明的故事

从原始大爆炸到二十世纪

[德] 马克斯·克鲁泽 著 By Max Kruse



下

*Im
Weiten Land
Der Zeit*

文明的故事

从原始大爆炸到二十世纪

[德] 马克斯·克鲁泽 著 By Max Kruse
郭颖杰 译



III

从莎士比亚到启蒙运动

第六天 渡过英吉利海峡 / 003

前奏·时代的转折点·英国的繁荣·莎士比亚的时代

第六晚 新思想改变世界图景 / 029

牛顿与自然科学·巴洛克，艺术与折磨

第七天 如日中天尼德兰 / 045

航海家和商人，艺术家和思想家·思想的启蒙·黎明

巴洛克的音乐

第七晚 两极的巴洛克 / 086

困苦的巴洛克·夸张的巴洛克

第八天 思想的启蒙，艺术的洛可可 / 093

向游戏性的变迁——洛可可·理性之光

启蒙运动——一个划时代的事件·飞进新时代

机器的时代随着蒸汽开始·普鲁士和奥地利的启蒙运动

启蒙运动的集大成者

维也纳与音乐的繁荣

第八晚 不世出的音乐天才 / 149

一个洛可可时代的世界级音乐天才

IV 从法国大革命到今天

第九天 大革命与拿破仑 / 157

墨丘利和维纳斯·法国大革命·拿破仑演出的插曲
资产阶级自封贵族

第九晚 变革、变革、再变革 / 183

变革的世纪·技术改变了生活·资产阶级的壮大

第十天 从歌德到黑格尔 / 201

魏玛古典主义·毕德麦耶尔派时期·浪漫主义·唯心主义

第十晚 工业化时代 / 236

作为价值的印象·大众的时代·社会问题

第十一天 进化与进步 / 253

达尔文的转折·怀疑与悲观主义·寻找新价值·技术与资本主义

第十一晚 超人与心理分析之父 / 274

艺术家和思想家，联合起来！·弗洛伊德的转折

第十二天 科学的年代 / 281

突破中的自然科学·最后的白色大地
我们生活在空间、时间的连续之中·社会主义——共产主义
存在与虚无

第十二晚 回到原点 / 318

在二十世纪

后记 / 328

尾声与展望

III

从莎士比亚到启蒙运动





第六天

渡过英吉利海峡

前 奏

三个年轻人

贝蕾妮克醒了，她伸着懒腰，一时间以为自己还是在梦里，一双深色的眼睛在那金色的发丝下忽闪个不停。

她一骨碌坐起来，用两条胳膊支着身子，四下里打量——她这是在哪儿啊？这房间她很熟悉，可地点呢？她侧耳倾听——反正她肯定不是在家里，否则她会听到车来车往，嗒嗒的马达声，刹车的吱吱声……嘈杂得简直能掀了屋顶。

但这儿却只有纯粹的寂静，静得让人有种不真实的感觉。

她跳下地，光着脚溜到窗边，推开窗子。展现在眼前的不是塞满车的街道，而是宁静的原野；墨绿的松柏镶嵌着一片辽阔平坦的翠绿，犹如布景围着舞台；灿烂的阳光照耀着渐渐模糊下去的地平线。

“多好的空气啊！”她惬意地叹了口气，“像丝一样。在北部的家里可不是这样的。”

这么说她仍然在进化公园里了？如果是，那她此刻究竟是在哪个地方、哪个时代呢？这些她不可能预先知道，因为她和两个伙伴投宿的这家旅舍像是个旋转舞台，有只神灵的手将它轻轻一拨，时间地点便在一夜之间彻底改变。在这座舞台上上演的，哪些是现实、哪些是想象呢？

贝蕾妮克这会儿完全醒了。

是的，那当然都是现实。过去的五天里，她——不光是她，还有“浪漫的冥想家”罗曼和“怀疑主义者”斯蒂芬——他们三个确确实实由那位友好而神秘、似乎是长生不老的塞内克斯带领着，不停地观看、惊叹、询问……

不，一切都是幻象！不是吗？自打会读书，贝蕾妮克就总是梦想着能见到活生生的那些书中主角，年龄大一些后则希望见到那些人类历史中的人物。而在这里就是这样的——差不多就是这样！

她迅速地冲了个澡，穿上那条缩水变短了的牛仔裤和那件染上了颜色的圆领毛衣，袖子一直捋到肘弯处。

在旅舍门前，三个人碰了面。罗曼和斯蒂芬分别在贝蕾妮克的脸颊上吻了一下，表示问候。

“这些天真是太精彩了！”贝蕾妮克喊道。

“全是历险。”罗曼答道，“好在做这样的历险保证不会被狮子吃掉——至少我是这么想的。”

“你这么想，罗曼？”斯蒂芬笑道，“虽然不会被狮子吃掉，咱们却得绞尽脑汁呢。”

罗曼点点头：“但愿这会对我的毕业考试有好处。”

“嘿，千万别跟我提学校的事儿！”贝蕾妮克嚷起来，手挥个不停，好像要赶走什么东西似的，“幸好要不了多久就毕业了。”

“做了这次奇特的旅行，我的心境和以前恐怕大不一样了。还没回过神儿来呢，五天就已经过去了。我们坐在电车上，不知怎的就到了一个从没听说过的公园里，碰上了塞内克斯，然后就开始上下几千年地漫游。照我估计，我们到现在为止充其量才走了一半的路——原始大爆炸、冰川时期、古埃及、古希腊、恺撒们的古罗马、中世纪、文艺复兴……”

斯蒂芬点头接道：“昨天咱们还聊到了宗教，聊到了人是一种多么容易受引诱的疯狂的动物，聊到了人对真理的寻求，也聊到了战争、十字军东征和烧死异教徒的事。”

贝蕾妮克又一次注意到斯蒂芬准确表达事物的能力，这一点让她很喜欢；而她对罗曼的欣赏之处则是后者敏锐的感受力。要在他们中选出她更喜欢的一个，可就让她为难了——咳，胡思乱想些什么呀，她根本没必要在两个男孩儿之间做出选择，现在这样不是挺好！她从眼角打量着斯蒂芬——他长得很漂亮，身材修长，样子坦率，并不厚密的浅金色头发正像他聪慧的头脑一般明亮。贝蕾妮克觉得他的颧骨长得很奇异，很有些亚洲人的味道。眼镜在他不高的鼻梁上从来待不住，总是要滑下来，害得他不得不一再去扶，好让那双狭长的眼睛清晰地看到一切——清晰，这就是他的座右铭，并且不只是在看东西的时候；他对一切都加以怀疑，同时又极敏感，

结果这敏锐很容易使他自己痛苦。

他穿着条棕色的灯芯绒裤子，膝盖处微微鼓出个包来，上身松松地穿着件衬衫，敞着领口，背上像背着个背包似的背着件深色毛衣，毛衣的袖子在胸前打了个结。

罗曼呢？贝蕾妮克也偷偷打量着他。他身上的一切都显得柔和些，他的性格也是如此，不那么锋芒毕露，而是十分和谐。他厚厚的栗色头发很不服帖，乱七八糟地支棱着——真是个可爱的家伙！他对作家和诗艺的爱好使他显得有些不合时宜，另外，贝蕾妮克有时觉得他太宽容、太顺从——他不仅是名字像浪漫主义者。罗曼同贝蕾妮克一样穿的是牛仔裤，上身是件棉布套衫，圆领子宽宽的，肩上还搭着件浅绿色的亚麻布外衣。

我们在哪儿？

“噢，太阳！”贝蕾妮克欢呼一声，指着树枝间冉冉升起的那个大火球。

“我倒是更想知道咱们在哪儿。”斯蒂芬说，“咱们所处的时代倒不难猜出来——至少我觉得不难。”

“这个嘛，从随便哪棵松树的树冠上都能看出来。”罗曼回答道。

“你又在胡说八道了！”贝蕾妮克摇起头来。

“我没有——你仔细看，就在那儿，黑色的字母，以深色的树枝为背景：十七世纪。”罗曼用食指在空中划着字母。

“信口开河！”贝蕾妮克喊着，“你这么说，只是因为咱们昨天去过利用望远镜发现了好多星星的伽利略那里，这很容易猜出来。”

罗曼点点头：“塞内克斯随时会到，咱们快吃早饭吧。”

靠墙设有餐台，他们在树荫里的一张小桌子前坐下来。

贝蕾妮克一边把浓浓的牛奶浇在她的麦片上，一边说：“这个进化公园，难道不是有点像个以进化为主题的迪斯尼乐园吗？”

“说‘发展’比说‘进化’更准确些。”斯蒂芬道，声音清晰明亮。他正在和他面包上滴下来的蜂蜜较劲。“‘进化’指的是生物学意义上的变化，而这个进化公园主要是关于文化方面的进步的。”

“——如果那是进步的话。”罗曼正享用着一大份煎土豆炒蛋。“在迪斯尼乐园里，你知道你是在一个童话世界里，一切都是庸俗的娱乐，可在这儿！这儿的一切都像是处于现实世界中，而且无边无际——至少我感觉是这样。”

“当初我们为什么得答应运用我们的头脑，这个，我现在清楚多了。”斯蒂芬简洁地说。

罗曼沉思着：“我们人是什么，我们从哪里来，我们的生命有什么意义——这些我还是不知道。我很想弄清楚是什么感情推动着人类的行动，人类创造了什么，又引出了什么新的创造之路来。”

“尤其是你那些当作家的前辈兼同行们——你不是打算有朝一日踏着他们的脚印走吗？”斯蒂芬打趣道，“我倒是希望能够把握思想发展的重大线索；我想知道，为什么一切东西是它们现在这个样子，其原因何在。总不会有什么东西是眨眼之间产生的，一切都有一个漫长的前奏，而这个前奏也有其思想根源。”

“错，”罗曼说，“过去是一个关于情感和由情感产生的东西的故事。”

“早上好！”

三个人循声望去——这声音来自一个瘦长的形体，阳光从他背后射出光芒，使他看上去像一幅剪影，身体和脸都是黑的，却被光镶上了一道金边。长长的影子无声地在他身前移动。

“塞内克斯来了，还是像以往那么神秘。”

他们的向导踩着石子路向他们走来。他身材不高而清瘦，微微有些驼背。他脚下的石子几乎没有发出任何嚓嚓的声响，似乎他接触地面时极轻。

“我觉得这个人很神秘。”斯蒂芬喃喃说道，“如果他像五天前神秘地出现在咱们面前那样神秘地消失，我一点都不会惊奇。”

贝蕾妮克大声地向塞内克斯问好。

他举起一只手来作答。走近他们的桌子时，他给人的那种不真实感消失了。他穿着件单排扣上衣，是那种很细密的灰色料子。

我怎么从来没注意到他的眼睛和衣服是同一个颜色？贝蕾妮克友好地注视着他。他额头上细细的皱纹与从眼角向太阳穴散开的纹路连在了一起，使他看上去总像在微笑——这笑意甚至也透过他的眼镜片散发出来，而他窄窄的唇上也像是挂着一丝笑意——可谁知道呢，说不定他实际上很忧伤。然而谁也别想看出什么。噫，但愿实际情况正相反吧。贝蕾妮克想，看到他这个样子，你会忍不住想去拥抱他，保护他；但那时你可能会惊觉怀里什么也没有！

她发觉自己在审视他，便赶紧将目光移向地面。

塞内克斯装作没注意到她的目光，开口道：“很抱歉，有一点晚了。你们已经吃完早饭了吗？那好。我已经在我的房间里吃了面包，喝了咖啡。怎么样，可以出发了吗？”他的话音很轻，但很清晰。

“塞内克斯，我们这是在哪儿？”

“还在比萨附近。我很愿意和你们一道去威尼斯，但是这个我们先为以后留着——我保证会带你们去。现在拿上你们的野餐袋吧，我们要穿越这片神奇的松柏森林。”

时代的转折点

每个旅行者都自己照料自己

不久他们到了一个小地方。“这儿是玛丽娜底比萨（Marina di Pisa）——比萨的港口。”塞内克斯朗声说道，“从这儿启程，我们就又要出海了。”

一幢幢房子歪歪斜斜地靠在一起，尘土在墙壁多孔的浅色水质涂料上蚀出道道花纹。狭窄的巷子里，渔夫、船夫、商人、篮子里装着鸡鸭的农民、女商贩、骑马的、驾牛车的来来往往，一片嗡嗡嚶嚶。其间，一个身穿黑衣的议员老爷掩着鼻子，小心翼翼地迈着步子，生怕踩上马粪和屎堆。

码头里，大大小小的船只在水上摇荡。这里停靠的，有带桨的橹舰、甲板上带船舱的帆船，上面横七竖八吊着缆绳。盐、海藻和大海的气味儿在空气中飘荡，到处是一片嘈杂。那比手画脚的，是谈生意的人在讨价还价；那往来穿梭的，有水手、船上的小厮、挑夫和码头工人。葡萄酒桶辘辘滚动，车子隆隆地在地上碾过，箱子、盒子晃晃悠悠，棉花包、丝绸卷堆成垛……在这一切之上则是海鸥的鸣叫。

塞内克斯引着三人走向一条吃水线上长满了海藻的帆船。船长，一个生着细长眼睛、上衣和裤子晃里晃荡吊在身上的男子接待了他们。

贝蕾妮克有些迟疑，悄悄说道：“这人像个‘船怪’，也像个魔法师。”

“大海经常是喜怒无常的，”塞内克斯开始解说，“过去乘这些船旅行的人，去朝圣也好，去北美也好，去马耳他也好，去西西里也好，不管去哪儿都得自己照料自己。不管是干什么的——商人、香客、骑士、贵族、学者、医生，都要买屠宰好的绵羊、山羊、家兔或鸡，带上磨好的谷物，要么就用水把谷粒泡软；水是配给的，但由于水很容易变质，人们更喜欢带葡萄酒，可这让很多船长不乐意，因为他们不希望船上有醉鬼。一次航程需要多少时日，谁都无法预告，因为这事儿由风做主。连续几天甚至几星期没风都是有可能的，船根本走不了。另外还得提防着海盗。有些旅客踏上的是他们最后一次的航程。”

他们坐下来，倾听风儿在缆绳间吟唱，嗅着海藻的味道，眺望着大海。贝蕾妮克闭上眼睛，让脸庞迎着太阳。

船启程了，缓缓驶进了地中海，尚未升得很高的太阳被抛在背后。

塞内克斯接着讲道：“昨天晚上我们见到了伽利略，谈到了他最重要的发现，也

听了教会对他的审讯。你们知道，他收回了关于地球环绕太阳运行的话——他这样做是为了救自己的命，实际上他的见解并没有改变。在我看来，伽利略最大的功绩在于，他发明了用来排除非真实假设的实验方法，而以前没有人做过如此坚持实践的尝试。他以此赋予科学一种新的维度。”

“您是说，现在人们可以检验一切了。”

“在伽利略以前，人们主要是依据圣经里的话，并且试图对它做繁琐的阐释。从伽利略开始，情况就变了。”

“我还是觉得我们不去威尼斯很可惜。”贝蕾妮克说。

“以后会去的，”塞内克斯回答，“我向你保证。不过现在你就要尝到些威尼斯的味道了，因为我这就给你们讲这个时代的杰出人物中的另一位，而他主要是在威尼斯活动——你们能猜出这是谁吗？”

三个孩子摇摇头。

“在威尼斯生活、工作着那个时代最伟大的作曲家——克劳迪奥·蒙特威尔第（Claudio Monteverdi）。他是圣马可教堂的第一任乐长。蒙特威尔第是世界上第一位重要的歌剧作曲家，与不及他有名的同时代人一道创造了歌剧这种新的表演形式。他们的歌剧，情节大多来自古希腊神话，载体则是音乐和歌唱。而且演出不再在露天举行，固定的歌剧院建筑十六世纪就已经有了，剧院里面，戏在观众席前上演。最有名的要数维琴察（Vicenza）的奥林匹克剧院（Teatro Olimpico），由文艺复兴时期的著名建筑师安德烈亚·帕拉第奥（Andrea Palladio）设计建造，全木结构。随后，世界上第一座公共歌剧院于1637年3月6日在威尼斯投入使用，市民也涌来观看演出，从此，年轻的歌剧不再是贵族的特权。经营剧院要赚钱，就必须考虑到广大观众的口味，这一点大大改变了剧本的特点。”

“蒙特威尔第是歌剧的发明者吗？威尼斯是第一个上演歌剧的城市吗？”贝蕾妮克问。

歌剧在威尼斯走上胜利之路

“第一部歌剧是在佛罗伦萨上演的，”塞内克斯继续说，“那是十六世纪末一群喜好歌剧的学者搞的。一开始，他们只是想更新古希腊悲剧，把歌剧从当时盛行的极其复杂的多声部音乐中解放出来，而剧本内容也应该更容易让人理解。这些人中的一个就是天文学家伽利略的父亲，名叫文森佐，他把但丁《神曲》中的诗句改成一种说唱的形式，这就是歌剧取得胜利的真正开端。蒙特威尔第的第一部舞台作品《奥菲欧》作于1607年，当时他还在曼托瓦（Mantua）的宫廷里服务。”

接下来，塞内克斯沉默了一会儿，两根手指顶着太阳穴，似乎在考虑什么，然后才说下去：“对歌剧的激情很快就烧成了燎原之火，威尼斯接二连三地一下子冒出十四家歌剧院，彼此竞争起来。”

“所有的剧院全都生意兴隆吗？”

“那可不，罗曼，歌剧迷住了所有人。贵族和富裕的商人为他们的家庭租下包厢，有的甚至成了代代相传的家产呢。市民则涌向剧院顶层楼座。观赏歌剧成了公众生活的一部分，成了一桩社会事件。歌剧院像经济实体那样经营，重要的是最大限度地盈利，而竞争使付钱看戏的观众对作曲家和剧院的曲目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威尼斯的道路直接引向拜洛伊特（Bayreuth）音乐节剧院和纽约大都会歌剧院。威尼斯那些具有商业性质的歌剧院的歌手和乐手来自意大利各地，此外还有些东西是我们现在只能从书上看到的。”

“我猜到您指的是什么了！”罗曼喊道，他被贝蕾妮克头发上的香味儿吸引着，越靠越近，“阉人歌手。”

“没错！蒙特威尔第也为阉人歌手创作，也就是为那些在青春期变声之前就被割去了睾丸的男子。”

“多不人道啊！”

“这是摧残，也是牺牲。那些歌手虽然保留了听众爱听的童声，几年之中可能被捧上天去，但他们却有生理发育上的障碍，老了以后则被遗忘，往往陷入贫困，更何况他们也不可能有子女来照顾他们。”

“这真是太违反常情了！”贝蕾妮克厌恶地摇着脑袋。

“但那时候的人可不这么想。”

“总之蒙特威尔第是个很有成就的天才喽？”

“是的。他令乐队奏出了新的色彩，将声乐与器乐融为一体。他很特别的一点是，他从没创作过纯粹的器乐曲，因此被视为第一位人声作曲家。蒙特威尔第六十七岁时去世，威尼斯知道自己损失了什么，为他在金碧辉煌的圣马可教堂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威尼斯向一位音乐之王告别。”

他们默默地想象着那一幕情景。塞内克斯摘下眼镜，擦擦镜片：“蒙特威尔第给音乐世界注入了青春的活力，通过他，歌剧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正像话剧通过与他同时代的莎士比亚获得了很大发展一样。但是请原谅，我这话说早了。”塞内克斯举起一只手搭成个凉棚，眺望着大海。

斯蒂芬满怀期待地看着他：“您提到了莎士比亚——我们是去英国吗？”

围裹着他们的光更加明亮了，但也散乱起来——他们钻进了一片雾海之中。塞内克斯含义丰富的微笑让他们捉摸不透。

“空间与时间的界限就这么变得模糊了。”他喃喃低语，“要不了多久，我们会

置身另一个世界了。在这之前，我还得赶紧给你们讲一个生活在巴洛克向启蒙运动过渡时期的人物。他与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同时代，但不是她的臣民。他是法国人，这对我们航行的路线来说也很合适，因为我们在抵达下一个目的地之前要经过法国。”

“您指的是谁啊？”罗曼伸直了腿，后脑勺靠到桅杆上。

话题像沙拉里的菜

“我指的是米歇尔·德·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现代文学以他为开端，通过他，好奇心、冷静从容的自我意识及明朗的智慧进入了文学。”

“我父亲有他的一本书，但我没读过，学校里也不讲他。”罗曼的兴趣被勾了起来。

“他的生活经历没什么特别的，1533年生于波尔多（Bordeaux）附近蒙田家的府邸，一度担任公职、四处漫游，当过波尔多的市长，但很快就回到自家的府邸中，专心致志写他的书。严格讲来，他不是个哲学家，但他的头脑睿智而富于哲学思辨色彩。尼采认为，正因为有了蒙田的写作，人活于世的乐趣才大大增加了。”

“这可是极高的赞扬了！”

“他配得上，因为他被认为是随笔（Essay）的创造者。他发明了这个名字，翻译过来的意思是‘尝试’。他自嘲地称自己的作品是‘沙拉’，指的是自己写作的主题涉及广泛，就像可以把各种菜拌在一起做成沙拉。他承认，他自己就是他书中唯一的内容。奥地利文化史家埃贡·弗里德尔（Egon Friedell）认为，蒙田知道一切，理解一切，对一切都报以微笑。在我看来，他是最早的自由思想家之一。”

“如果他思想自由，那我猜他一定得罪了教堂。”

“是的，他的随笔被批为在道德上大有问题。尽管如此，他的思考方式仍然被许多写作的人如饥似渴地接受了，随笔一跃成为最受欢迎的散文形式。蒙田的作品被译成他国文字，也译成了英语。如果没有蒙田，莎士比亚就不会是我们所认识的那个莎士比亚，因为他从蒙田那里接受了很多东西。蒙田的全部作品贯穿着怀疑，他想要更好地理解他自己和他周围的人。”

“举个例子吧！”

“他认为，我们生来就是为了做事情；死神应该趁他种卷心菜的时候找上门来，因为他当时不会操心他的死，更不会操心他还没种完的菜园子。”

“伊壁鸠鲁也可能说出这样的话！”

“人们常拿蒙田和伊壁鸠鲁相比。蒙田知道，正因为生命如此短促易逝，人才更应该深刻、充分地享受它；他要人将一切事物都与真理和理性联系起来。他讥讽地

断言，无知是个有益于健康的软枕头。他是一个充满怀疑精神、博闻广识的人。关于儿童教育，他的观点远远超出了他的时代，但他的建议直到二十世纪才结出果实。”

“是什么果实？”

“蒙田第一个认识到让孩子自由发展以及教育孩子独立思考的重要性。”

“您认为今天这些已经实现了吗？”罗曼皱起了眉头，“真能那样就好了！”斯蒂芬和贝蕾妮克一齐点头。

“蒙田批判教育过程中的任何强制手段。他相信，人不能通过理性、聪明灵活的办法达到的，也永远不可能通过强迫达到。他反对学校里的刻板，指责体罚孩子的做法，希望学校能用花草装饰教室，希望学校里充满快乐、开朗的气息，他把这称之为‘盛开’和‘优美’。他说，所有对孩子有益的菜，都应该加上糖。”

“那时还没人提到过蛀牙，”斯蒂芬喃喃说道，“不过他言之有理。”

塞内克斯没接话，而后，他向贝蕾妮克微笑起来：“我现在要说的你听了肯定高兴——因为蒙田作品首次得以出版全得归功于一位妇女。二十三岁时，她就是那个时代里的一个特殊现象——她被蒙田深深吸引，蒙田也被这位异常博学的女性所吸引，她违背了母亲对她的婚姻所做的打算。”

“是一段罗曼史吗？她叫什么名字？”贝蕾妮克将一绺卷发从额前撩开。

“她叫玛丽·勒·雅尔·德·古尔内（Marie le Jars de Gournay）。她之所以引人注目，还因为她在一篇名为《男女平等》的文章里称两种性别在道德上是相同的——这很大胆，因为到那时为止，妇女争取获得平等地位的努力一直是徒劳的。她是一个没落贵族家庭的长女，不顾当时的所有偏见，自学掌握了丰富的知识；她想做一个‘femina docta’——女学者。这就是她认为蒙田的作品对她意义极其重大的原因，不亚于认识他本人。她一生都致力于管理他的作品，把它们印了十一次，这使她得以接触许多科学家。她办了一个学者沙龙，人们猜测，这个沙龙就是法国科学院（Académie française）的前身。”

“法国科学院是由一个妇女缔造的？这肯定没几个人知道。”

雾逐渐消散，眼前，海洋变成了河流的景象。塞内克斯站起来，指向前方：“看，伦敦的泰晤士河！”

英国的繁荣

在伊丽莎白一世的王国里

“我们乘着帆船逆流而上，城市主要是在河北岸伸展，你们能看到伦敦塔的钟楼。城堡位于城里最古老的部分，过去英国的国王往往住在那里。我们则更多的是把伦敦塔和它阴暗的过去，和监狱、处决犯人的地点联系起来。那后面就是伦敦桥！”

“它可真够大的！”

“它横跨在泰晤士河上嘛，是那个时代的一件杰作。那边的船是三桅帆船，就是它们把英国和与之通商的其他国家的港口城市连接起来。”

“那条打扮得那么漂亮的小船呢？”贝蕾妮克用两手的食指比划着。

“那可是女王的豪华游船。伦敦是女王居住的地方，虽然她也时不时住在城外。”

“那桥上的建筑是什么？”

“那一部分是住家，一部分是店铺，排在道路两旁，鳞次栉比。人工岛上立着一根根尖尖的拱柱，它们是用来截断水流的。还好，今天路边没有挑着被处决之人头颅的长矛排在那儿，那可是一种骇人的景象。”

“我猜，您这还算是轻描淡写呢！”

“我们的祖先会觉得我们太娇气。不过更重要的是那建在下面的泵水设备，不管怎么说，那完全是新式的，一个大水轮把河水输入城市的供水网，这被很多建在河边的大城市所效仿。不管是进城还是出城，一切都要经过伦敦桥。街道上，房屋之间，车辆来来往往，家庭妇女在购物，伙计在运货，人们在彼此交谈。我们到岸了，你们注意到什么了吗？”

“那还用说！”贝蕾妮克大摇其头：“怎么一切都显得那么绝望啊！”

一条阴暗的胡同

他们踏上铺石路面的防波堤。塞内克斯走得很急，他脸上的线条突然僵硬起来，但他的目光十分坚决地投向前方，似乎他要把什么东西甩在身后似的，他领着三个人进了一条胡同，胡同里，不幸犹如毒气附着在每一座房屋上。

贝蕾妮克紧紧闭住嘴巴，还捂上一只手。

“鼠疫正在流行，”塞内克斯喃喃说道。他用一块手帕掩着鼻子和嘴，结果说出来的话瓮声瓮气的，“1592年底，腹股沟淋巴腺鼠疫又一次侵袭了伦敦，几乎没有一个家庭能躲过。谁都不想别的，就想怎么才能救自己。剧院、娱乐场所和其他公共设施都关闭了。”

“那时候人们还不知道传染这回事，不是吗？”

“对，但人们已经觉察到其中的联系，只是还不知道真正的原因。人们在恐惧之中捕杀流浪的狗，但他们不知道死神是老鼠身上的跳蚤带来的，而老鼠是来自东方的船只带来的。瘟疫由港口城市迅速蔓延开来，人们用各种草药炮制的药一概不管用。”

“那还用说！”

“人们尝试了各种偏方——包括最稀奇古怪的——比如把活鸡放在病人肿胀的肢体上，甚至有在羊骨头上蹭来蹭去，或者把灌了水银的榛子壳挂在脖子上之类的方法。人口中的大约十分之一被夺去了生命，人们担心，整个城市就要毁灭了。”

“我的上帝！”

“关闭剧院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时的宗教狂们极为猖獗，他们利用人们的恐惧挣钱，因为人们什么都相信——预言、星相、信口开河的解梦和巫婆的胡扯。”

“利用人们缺乏主心骨和恐惧——这类没良心的人总是有的，”斯蒂芬愤愤地说道，脸色苍白得可怕。

“江湖医生赚的钱如流水一般，”塞内克斯的声音从手帕后面传出来，“他们把他们的‘预言’印出来，人们就像疯了似的买那玩意儿。”

“这下肯定有更多更大的恐慌散布出去了！”

“没错！日复一日，天天都有预言说世界的末日就要来临了。所有的街上都能看到贴在墙上的广告：‘这儿住着一位预言家’、‘这儿有一位星相家，他能为你预告未来’。这些倒比官方教堂牧师对瘟疫流行所做的解释更让人相信——据牧师说，瘟疫流行完全是风化腐败、罪恶泛滥造成的，而看戏也是该追究的罪恶之一。”

“演员是不是也受到了诬蔑？”

“是的，但他们反正也逃到外省去了。威廉·莎士比亚大概是回到他的出生地斯特拉特福（Stratford）去了。在那儿，他既然不能上演他的剧目，便不停地写作。这样就产生了他的第一部并非以上演为目的的作品——《维纳斯与阿童尼》，一首叙事抒情诗。这首诗给他带来了运气，因为伦敦的贵族喜欢它，欣赏它优雅的诗句，并由此开始注意它的作者。别的演员则试着在乡村和小城市里演出，有的把他们的剧本卖给印刷商，还算能勉强维持下去。因此在鼠疫流行期间出版的剧本数量超过了那之前的许多年。”